

LUOBUPODANGAN
LUOBUPOFUDITANXIANZHILÜJIEMI

◎高建群 著

罗布泊档案

罗布泊腹地探险之旅揭秘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LUOBUPODAN
LUOBUPOFUDIT ANXIANZHILU

©高建群 著

罗布泊档案

罗布泊腹地探险之旅揭秘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图书代号 SK14N018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布泊档案:罗布泊腹地探险之旅揭秘 / 高建群著. —西安: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 3

ISBN 978 - 7 - 5613 - 5025 - 6

I. ①罗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罗布泊—探险
IV. ①N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7321 号

罗布泊档案:罗布泊腹地探险之旅揭秘

高建群 著

责任编辑 / 张建明 柯 灵
责任校对 / 童艺敏
封面设计 / 鼎新设计
出版发行 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 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西安永琛快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/ 720mm×1020mm 1/16
印 张 / 13.75
字 数 / 155 千
版 次 /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613 - 5025 - 6
定 价 / 38.00 元

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调换。
电 话:(029)85303622(传真) 85307826

序

站在罗布泊一处奇异的雅丹上,我眼角涌出一滴冰凉的泪。

朋友说这是罗布泊的最后一滴水。

站在罗布泊一处奇异的雅丹上,我把自己站成一尊木乃伊,从而给后世留下一处人造的风景。

——题记

感谢生活，它慷慨地给予了我这么多

我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待了十三天,即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九日进去,到十月一日出来。我待的地方,是罗布泊最深处,地质学上叫它罗布泊古湖盆。这地方当是罗布泊最后干涸之地。

较之我之前去的那两位或曰先行者,或曰先踪者,或曰死亡者,我都进入得更深。

先行的地质学家彭加木,他失踪的位置还没有到古湖盆,只是即达古湖盆地缘的沙丘,红柳、芦苇、芨芨草地貌,罗布泊号称有六十泉,

他是去寻找泉水而失踪的。他的考察团队是从马兰原子弹基地方向进入的。

另一位先行者探险家余纯顺，则是从南疆的若羌方向，沿孔雀河古河道进入，他只走到了古湖盆边缘然后迷路，然后心脏病猝发而死。

其实在余纯顺出发之前，身体已经不适，大约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只是，当时六十几家中外媒体云居若羌，宣传态势已经造成，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余先生只好硬着头皮，背着行囊出发了。——我把角色演到谢幕。

我的这本书出来以后，不少杂志报章从里面摘文章发。有一家刊物（好像是深圳画报），用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，叫“是谁害死了余纯顺”。我是在飞机上看到这杂志的，黑体大字标题吸引了我，我心里想，是谁害死了余纯顺呢？看完文章，结论是媒体害死了余纯顺，而那文章作者的名字竟然是我。这叫我哭笑不得。

那次罗布泊之行，我跟着的是央视的一个摄制组，摄制组则跟着前往罗布泊探取钾盐矿的新疆地质三大队。这就是我的腿长，能走那么远，那么深的原因。

我们在一个雅丹下面，支起帐篷，开起炉灶，一同来的一辆拉水车停在那里，就这样开始了十三天的停驻。

罗布泊古湖盆其实是由一层十三米到十八米盐翘板结成的硬壳，硬壳下面是几百米深的卤水。那盐壳就像坟堆一样，拥拥挤挤直铺天际。

我们的正南面，雾气腾腾处，当是那有名的楼兰古城遗址。正东面，是鬼气森森，千变万化的白龙堆雅丹，正西面，则是另一个同样有名的龙城雅丹。

这地方没有生物，像月球表面一样。在十三天中，我们唯一见到

的一个生物,是一种花翅膀的小苍蝇,它是靠汲取盐翘上的露水而活的。我们称它是伟大的苍蝇。

那次罗布泊之行,距今已经十六年了。十六年来我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只是从电视上不断地看到消息,说那里的大型钾盐矿开采已初具规模,说罗布镇已经建立(我想它应当建在我当年居住过的雅丹位置),说一条正式公路,已经从哈密穿越罗南洼地,通到罗布泊。

这期间,罗布泊钾盐公司曾经给我来过几次电话,要我回去讲一讲当年的事情。因为我那次见证了罗布泊钾盐矿第一口井的开掘,我还把作为样井标记的那个小木橛和三角旗作为纪念,带回我家中,它们现在正在我的书架上静静地待着。我得把它们带回去,交到矿业集团的展览馆去。可是说归说,我身子懒,重返罗布泊的事情,至今没有成行。

我的罗布泊的十三天,是终生难忘的十三天。它叫我远离尘嚣,用这个独特的罗布泊角度来重新看待和重新解释世界上的许多事情。

罗布泊的十三天中,我做得最多的事情,是登上高高的雅丹,盘腿坐在那里,像一个得道高僧一样,看红日每天早晨从敦煌地面升起,在乌兰地面落下。

我常常想,如果我的一生能分成两个阶段的话,那么,罗布泊之行是一个界分点。即我的罗布泊之行之前的阶段,与罗布泊之行之后的阶段。

编辑有心,希望这本关于罗布泊的书再版,谢谢他们。如果这本书能给读者一些补益,一些知识量,一个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,那么我的这案头劳作也许是值得的吧!

前年的秋天,我曾重回过一次新疆。我在给一个景点题词时说,中亚细亚高原,它不但是中国的地理高度,也是中国的精神高度,每一

个忙忙碌碌的现代人,他都有必要渐时地从琐碎和庸常中拨冗而出,来这里进行一次远行,洗涤灵魂,追求崇高!

就说这些吧!感谢生活,它慷慨地给予了我这么多——这么多的阅历,这么丰富的人生,这么多的思想,这么多高贵的读者朋友。

京建群

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

第1章

沧海桑田，鱼龙变化。

这个变化的过程可以叫地球时间，或者叫罗布泊时间。

在三亿五千万年以前，正如中国的东方有一座太平洋一样，在中国的西方亦有一座大洋。它的名字叫准噶尔大洋。它横亘在中亚细亚腹心地带。现在的新疆的大部分，现在的中亚五国，那时候正是这座大洋的洋底。

后来地壳变动，海水干涸，大洋露出洋底。地壳的挤压令天山山脉隆起，而洋底则成为草原和戈壁，成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

至十万年前时，海水浓缩成一个三万平方公里的水面。它称罗布泊，或罗布淖儿。它位于天山以北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南。

至公元纪元开始时，也就是两千年前时，司马迁曾在《史记》一书中，对罗布泊有过几次闪烁其词地提及。司马迁称罗布泊为大泽、盐泽、蒲昌海。

罗布泊之所以被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提及，是为了记述当时统治者的拓边之功，记述中原统治者对位于罗布泊深处的楼兰、龟兹等的征伐，对匈奴的征伐。想那时罗布泊从三万平方公里再度缩小，露出许多的陆地了。后来的唐诗中，有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句



子,证明那时候楼兰已处在一片黄沙之中。



罗布泊的雅丹地貌

这以后罗布泊便被历史遗忘。

它的重新被记起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事情。先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在罗布泊边缘地带探险,接着又有许多西方探险家到那里去,试图揭开这块中亚细亚腹心的神秘面纱。而在这些探险家中,成就最大,或者说运气最好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。

斯文·赫定率领他的豪华驼队,以罗布泊人和回族人做向导,在这座死亡之海上游弋。一个刮大风的日子,他们迷路了。大风后来把他们刮到了一座死亡了的城堡面前。湮失了许多世纪的楼兰古城至此发现,西域探险重要的一页至此揭开。这个时间是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。



在罗布泊广阔的水域划行,奥尔德克与
斯文·赫定终生与罗布荒原结下了不解之缘

至此,楼兰热、罗布泊热、丝绸之路热一直延续到本世纪。

一九七二年,尼克松总统访华。作为礼物,他送给中国方面一摞从卫星上拍摄的中国地貌图。这图中有一张是罗布泊的图片。图片显示,这座从浩瀚的准噶尔大洋开始,到硕大的三万平方公里的水面的罗布泊,如今已经干涸,一滴水也没有了。图片上的罗布泊,像一只风干了的人的耳朵一样,每一圈轮廓线都记载着它逐年干涸的过程,这就是那张著名的大耳朵照片。



彭加木走失处

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开都河的断流,塔里木河的成为季节河,是罗布泊干涸的直接原因。而中亚细

亚干燥的气候,不成比例的降雨和蒸发,是它干涸的另一个原因。

罗布泊重新成为一个焦点,则是一九八〇年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的失踪,和一九九六年旅行家余纯顺在罗布泊的死亡。彭加木在罗布泊探险时,给同事留下一个纸条:我去找水,吃饭不要等我。尔后便消失在茫茫罗布泊里,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解放军战士成散兵线,从这一处处沙丘中梳头似的搜索几遍,仍不见一丝蛛丝马迹。这事于是成为一个谜。余纯顺遍踏名山大川,后来却轻而易举地死在罗布泊中了,这事也十分蹊跷。罗布泊于是从此成为一个险恶的地方,令人谈而色变。

瞎子跟上驴跑哩。顺古丝绸之路横穿大西北。乌鲁木齐九月雪。
火焰山的热。连木沁镇。



前排左起青海台导演魏吉雅、陕西台导演安普选、周涛、
中央台制片主任林森、高建群、兰州晚报王总编、毕淑敏
后排左起新疆经济报记者朱又可、青海台记者、陕西台许兵、
摄影师黄晋川、宁夏台导演申斌拍摄者为总导演童宁

中央电视台受到法国一部叫《寻找失落的文明》的电视片的启发，想拍一个八集四百分钟的大型专题纪录片《中国大西北》。他们找到散文家周涛，周涛又拉上小说家毕淑敏和我，为这个电视片撰稿。三人成虎，一九九八年一年，我们放下手头的事情，跟上剧组在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转悠。四个摄制组开着越野车，像无头苍蝇一样，在大西北兜着圈子，我们既然上了这个船，也就只能跟着跑。我对总编导童宁说，我们这是瞎子跟上驴跑哩！

第一摄制组由导演安普选领队。安导在翻阅报纸时，《北京青年报》上一篇罗布泊发现特大型钾盐矿的消息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决定将这件事拍入他导演的《西部有金子》一集中。通过新疆的周涛、朱又可，安导联系上了发现钾盐矿的新疆三大队。三大队说，罗布泊只有每年的九、十月份，才可以进去和短暂居住，他们一九九八年进驻罗布泊的时间计划在九月中旬。他们欢迎摄制组和我们一起进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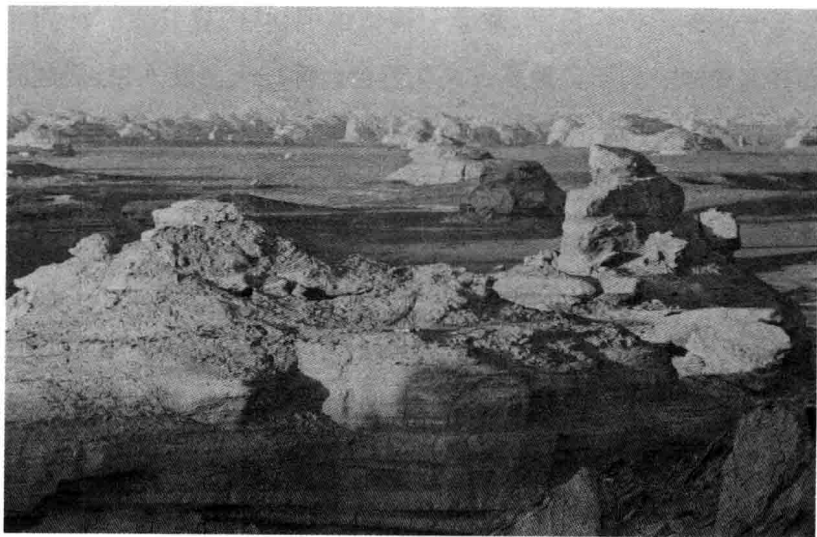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摄制组选好日子，乘坐一辆依维柯，从西安开发。计划九月中旬在乌鲁木齐与新疆地质三大队汇合。第一天由陕入甘，翻越陇东高原，晚上歇息在静宁。静宁的烧鸡和锅盔，驰名大西北。第二日从静宁出发，中午时分穿越兰州市，晚上到了武威。车子再往前走，那晚歇息在被称为古凉州的张掖。第三日从张掖出发，过酒泉、嘉峪关、玉门，晚上歇息在敦煌附近的安西。安西一出，就算出关了。安西这个地名，给人以不尽的沧桑之感。第四日从安西绕道敦煌，在敦煌莫高窟延捱半日，然后斜插柳园，翻越东天山，过红柳河，晚上歇息在新疆东部的名城哈密。第五日从哈密到吐鲁番，尔后顺吐乌大高速公路，直抵乌鲁木齐。

这一段路程整整四千公里。在林则徐、左宗棠流放新疆的年代，这一段路途他们要乘坐木轮车走一年的时间。一百年前，瑞典探险家

斯文·赫定走这一段路,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。现在以汽车代步,路面也好,是比过去快了许多了。要不是摄制组路上走走停停,拍大漠的落日,拍河西走廊的玉米田,拍敦煌的莫高窟,拍天山星星峡的奇异风景,我们的旅途还会再缩短一些。

到乌鲁木齐,和地质三大队接上头。三大队在库尔勒。他们进驻罗布泊的分队,满载辎重,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,双方汇合。在新疆地勘局商谈后,商定十八日从乌鲁木齐启程,晚上歇在鄯善县的连木沁镇,十九日,从连木沁经迪坎尔进入罗布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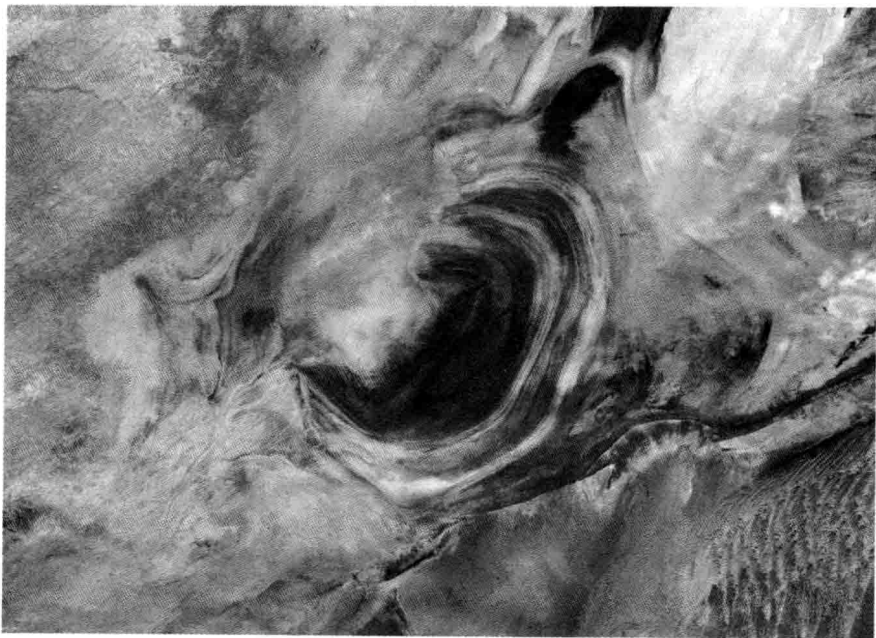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到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天,也就是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,乌鲁木齐意外地降了一场大雪。大雪纷纷扬扬,整整下了一天。胡天八月亦飞雪,这话不假。又听说罗布泊那地方,更冷,于是摄制组开始到街上采购大衣、棉衣、羽绒衣、毛皮鞋之类的装束。



罗布泊的典型地貌

我和西安电影厂的编剧张敏先生，满街转悠，后来在一个小巷里，找到一个门面很小的军用品处理商店。冻得瑟瑟发抖的我们，立即将商店里的棉衣、棉大衣、棉皮鞋之类，尽量地往身上穿。后来，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，惹得一街两行的目光往我们身上瞅。看见街上的女孩子，穿着短裙、裸着双腿的样子，我们问她们冷不冷，她们说不冷。

罗布泊是什么？罗布泊那里都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？我们一无所知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，那里是一个险恶的所在，是无人区，是死亡之海。



罗布泊的大耳朵图

第2章

临离开乌鲁木齐时,大家都在和家人,和亲朋好友通电话。语气凝重,好像是临终告别一样。我也和家人通了电话,我在电话中说,如果我回不来了,请妻子和儿子对着北方,面对落日哭三声。这话现在说来,似乎有些矫情,不过,当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罗布泊大神秘,我们正是这样的心境。

记得,我还和好几位朋友通了电话。一个朋友告诉我,到了罗布泊,跟在别人脚印后边走,千万不要单独行动。这话我在离开罗布泊,回到西安的家里之后,才知道这句忠告的重要性。原来,罗布泊三万平方公里的地面,在随时发生着变化。今天这碱壳上可以走汽车,明天说不定一脚踩一下,地皮稀疏,你就要掉下去了。而下面是一百米深的卤水层,你大约会被卤成人干。

闲言少叙。九月十八日从乌鲁木齐翻火焰山,过吐鲁番,到达鄯善以西二十公里的连木沁镇。连木沁镇是地质一大队的驻地,我们就在一大队招待所过夜。记得翻火焰山时,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张作家一身棉衣,一直坚持。后来,终于坚持不住,脱了,仅穿一件汗衫。这成为大家一件趣谈。

以上是在地质一大队的招待所里,就着那张白木桌子写的。中亚

细亚的夜晚，夜已经很深了，户外的景物还清晰可见。大地和天空，笼罩在一片柔和的白光中。

李娜的歌声。维吾尔族洋缸子。坎儿井。通往罗布泊的五条道路之一——迪坎儿乡。桃色上脸。

十九日早晨从兰新线上一个叫连木沁的小镇出发。连木沁我后来从斯文·赫定的《罗布泊探秘》中知道，它是一个古老的地名，重要的地名。其古老和重要，不亚于天山峡口那个达坂城。马仲英当年进攻新疆，曾在这里囤兵。而斯文·赫定的罗布泊之行，最初似乎曾有意从这里进入，后来怯于路途的险恶，改由罗布泊南面孔雀河方向进入。

我们离开兰新线，向正南方向驰去。嵯峨的山口。这些山奇形怪状，峥嵘可怕。这仍是火焰山向东的延伸部分。过了山口，还有一些绿色。葡萄架。一簇簇高挺的白杨。渐渐的绿色越来越少。过鲁克沁镇，几乎都是维吾尔人。一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，拖一个小孩，拦车。我们的车已经载满，于是只好歉意地向她摆摆手。

车上放起歌曲，李娜的《青藏高原》，高昂而美丽，像一只发情的母狼面对空旷、雄伟、暴戾的大自然狂吠。欣赏这首歌只有在这样的地方。一个人一生能唱出这样一首歌，就算不白活了。

这声音是孤独的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努力扩张自己。

同车的三大队总工程师陈说，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最后干涸的地方。以前人们不知道。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，给中国送了一套卫星上拍摄的照片，根据照片，我们才知道罗布泊干涸了。

路上堵车，前面有翻浆地。鄯善县公路段在修。这里还没有脱离



人类的关照和社会秩序制约。

一辆大卡车上拉了一车维吾尔洋缸子。鄯善县的一个小伙子娶了前面小镇上的一个丫头，这车是去迎亲。

从兰新线的这一处进入鲁克沁小道，车上一位朴实的富态的母性的维族洋缸子告诉我，她有十个儿女，她十三岁时结婚，十四岁时生孩子。现在，她的儿孙共五十口人。车上有她的三个女儿，还有她最小的一个孩子（七岁）。我和她交谈，在交谈中想起忘却了的一些哈萨克语言。比如多是“颗木颗木”，走是“开台”，吃是“杰依搭”，骂人是“克囊斯给”等等。我赞扬她的伟大，像一棵老树一样枝叶繁茂。她才四十九岁，和我的年龄差不多。

这时候已经进入荒凉的戈壁了。火焰山已被远远抛在后边，视野开始变得开阔。举目望去，偶尔，高处有几株沙柳，低处空旷沙漠里，有几团骆驼刺。

几位维吾尔兄弟在距公路三百米的一座沙山下面挖着什么，我们赶去架上摄像机。是在挖坎儿井。

地表水距地面只有四米深。下面便是潜流河。挖一口井，其实是将水引出来，截住，聚起，然后隔一节一个井，这水便一明一暗地一直通向公路另一面的村子。

挖井的人中，有人说坎儿井是林则徐发明的，有人说是王震发明的。但是多数人说是维族人自己发明的，古来有之的事情。

我同意这第三种说法。这正如我在前些年的一篇小说中，论证酸牛奶是舶来品还是国粹一样。

堵车的途中，有几个维族小孩骑车上学。一个小女孩穿一身红衣服，很清秀。她一句汉语也不会说，司机老任曾经在这儿（艾丁乡）插队，会些维语，问她，知道她今年十五岁了，上六年级。我问她上完小